

劉再復

著

《漂流手記》第八卷

滄桑百感

人生在某些瞬間是需要破釜沉舟的，甚麼都算計得太周全等於投機，能有強大的內心力量作出決斷，捍衛生命中最重要東西，才是真豪傑。

所謂大觀的眼睛，便是超越的眼睛，便是宇宙的、哲學的、高遠的眼睛。愛因斯坦用大觀的宇宙極境的眼睛看世界，就發現地球不過是大宇宙中的一粒塵埃，一個人更是一粒塵埃，因此人應當謙卑，不可自我膨脹，但因為這粒塵埃又是大宇宙結構中的一個小點，它跟着宇宙運動，所以又獲得意義，不必消沉悲觀。

《漂流手記》第八卷

劉再復
——
著

滄桑百感

天地

www.cosmosbooks.com.hk

- 書名 滄桑百感
作者 劉再復
出版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智群商業中心十三字樓
電話：2528 3671 傳真：2865 2609
-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 地庫／一樓（門市部）
電話：2865 0708 傳真：2861 1541
- 九龍彌敦道96號（加連威老道口）（門市部）
電話：2367 8699 傳真：2367 1812
- 印刷 藝城印刷公司
柴灣利眾街40號富誠工業大廈16樓A4
電話：2897 1089 傳真：2558 2439
- 發行 利通圖書有限公司（港、澳）
九龍紅磡民裕街41號凱旋工商中心8樓C
電話：2303 1010 傳真：2764 1310
- 出版日期 二〇〇四年·香港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COSMOS BOOKS LTD. 2004

我的散文理念（代序）

劉再復

——詩人陳義芝先生主編的《新世紀散文家系列》，第一批推出林文月、董橋、蔣勳、楊照、余光中、張曉風等十二家的「精選集」，每部三二〇頁左右、由九歌出版社出版，我有幸也被列入其中。按照編者的要求，必須在集子的前邊寫一則三百字左右的「我的散文觀」，給散文作個定義，於是，我遵命寫下一段：

散文作為文學的一大門類，大體上可分為敘事性散文、論說性散文與抒情性散文三種。敘事性散文向長度伸延，就派生出報告文學。如果敘事過於曲折，便向小說靠近，但它不是小說，因為它不許虛構，寫的一定是實人實事。論說性散文派生出雜文，寫長了便向論文靠近，但它一定不是學術論文，因為論文訴諸邏輯，而雜文等論說性散文筆端則帶情感。兩者都有思想，但前者是純理性的思辯，後者則是帶有生命血液的詩意的思索。抒情性散文倘若寫得抽象、濃縮、詩化一些，就變成散文詩。散文和詩相比，詩更多地使用曲筆，即更多地使用隱喻、象徵、比興、通感等手段，而散文則喜歡用直筆，即直接把作家自身的人格精神、生命感悟及社會歷史見識表達出來，因此，散文可稱為主體人格和生命感悟的文學存在形式。

如果不是三百字的篇幅限制，我還想說，散文有兩種不同的走向：一種是外向性散文，側重於抒寫歷史、時代、社會、人生世相等「客體」；一種是內向性散文，側重於抒寫作者「主體」內心的神遊與雲遊。我屬於後者。上一世紀九十年代傑出散文家余秋雨則屬於前者。但他的無法抹煞的成就，不僅是精彩地描摹客體，而且還用主體的光芒去燭照客體，並對客體提出詩意的叩問，從而使文氣充沛，文筆酣暢，並擴展了中國當代散文的視野與境界。我很欣賞這一散文奇觀，倒不欣賞對着這一奇觀嘖嘖喳喳、說三道四、甚至跑到「青年余秋雨」身上去尋找「小疵痺」的評論者。魯迅曾發現中國人不為失敗者（運動場上跑在最後的人）鼓掌，如今我們又發現：中國人也不為成功者鼓掌，而且總是處心積慮地想把成功者踩在腳下。這種民族劣根性如此頑固，如此成熟，真是令人驚歎。

八十年代，我因提出「文學主體性」理論，被層層圍剿過，所以對余秋雨收到那麼多的熱槍與冷箭，並不奇怪。一九八九年，因為在天安門廣場發出一聲「救救孩子」的呼籲，不僅被迫流亡，我的散文也跟着遭殃。呼籲之前，除了頭上掛滿各種桂冠名號之外，散文也很幸運，獎勵，播誦，賞評，優選，進入教科書，照照攘攘。出國之後，儘管我的寫作更加用功，散文的精神內涵和技巧均有長進，僅《漂流手記》系列就出版了七部（包括《閱讀美國》），但在大陸卻被抹煞得乾乾淨淨。所有的文學刊物、散文選集、評論文章沒有一處敢安放我的名字。唯一例外的是三年前謝冕主編的《百年文學經典》，硬是把拙作「讀滄海」選入其中。謝冕是大陸最出色的詩歌評論家，天性又格外正直，才能闖出這一奇蹟。今年又有喻大翔的評論，也令

我驚訝。大陸文學批評界向來跟隨「形勢」浮沉，追波逐流，沒有自身的尊嚴，所言所論也往往不可信，所以我並不在乎他們的「活埋」。於大陸的禁行中，幸而有香港和台灣的朋友在。我所以不會完全被剿滅，全仰仗於他們的真實友情與文學良心。此時我講這些「情況」，只是想告知讀者，在今天中國的具體語境下，我的散文能進入「新世紀散文家系列」，並不容易。也想說明，在方塊字評論世界裏，還有正直、真切的審美眼睛在，不必悲觀。為此，我要感謝陳義芝先生，他偏居東南一隅，竟有眼光看到一種飄泊無定的生命的孤本，並讓它進入他的新世紀的散文家合眾國。

二〇〇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香港城市大學校園

目錄

我的散文理念（代序）……………劉再復 I

輯一：猴年（二〇〇四）新作……………001

亡靈的金唱片 002

走訪海明威 005

十字架大悲劇精神的復活 008

快樂園裏說快樂 011

深、淺二字論人生 014

親情與才情的雙重詩意 017

文學殉道者的光明 021

施瓦辛格·阿諾啟示錄 025

雙向思維與大時代的基調 028

用大觀的眼睛看香港 036

輯一：獨家小品

043

最後的道德癡人 044

夢裏已知身是客 047

今昔心境 050

書園漂緒二十年 053

十年磨一劍 056

十項記憶 058

面對往昔的照片 061

青年時代的書目 063

十年漂泊有所思 065

香港魂 067

這幾年，常想念范用老先生 070

捨身外，守身內 073

又說「面壁十年」事 076

又聽善的呼喚 079

搖籃時期愛的方向 083

寫給祖國的祝福 086

童年的長度 088

復仇三部曲 091

不敢先進的故鄉 094

面向歷史的訴說 097

高行健的第二次逃亡 100

法蘭西的啟迪 103

輯三：心香一束.....107

緬懷我的彭柏山老師 108

又想聶老 112

被故國忽略的理性智慧 116

馬漢茂和他的中國情結 120

最後的堂 • 吉訶德 1 2 4

面對受屈辱的亡靈 1 3 0

悲傷的八月 1 3 5

哭秋鵬摯友 1 3 7

寶崑兄，我懷念你！ 1 3 9

輯四：講稿七章..... 1 4 3

獨立不移的文學中人 1 4 4

高行健與作家的禪性 1 4 9

為方塊字鞠躬盡瘁的文學大師 1 5 5

教育、美育與人的生命質量 1 5 9

欲望的權利與欲望的制衡 1 6 8

走出「民族主義」 1 7 4

風骨 • 性情 • 慧悟 1 7 9

輯五：歷史情思……………185

又作少年中國夢……………186

論語言暴力……………189

可畏而不可信的學術年代……………201

誰在統治中國？……………205

中國的地獄之門……………208

器世界與情世界的衝突……………211

心靈國有化的劫難……………214

中國文化的原始精神……………216

《告別革命》第五版前言……………220

《告別革命》韓文版序……………222

輯六：才學鑒賞……………225

《「金庸小說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論文集》序……………226

李澤厚的新五論……………232

范曾畫品居上之上 234

序李劫歷史小說《吳越春秋》 242

赤子莫言 246

黃土地上的奇蹟 249

洛夫：走向王維的大詩人 251

讀西零的《總是巴黎》 253

對學院與城市的詩化叩問 256

題薛興國的《吃一碗文化》 262

百年成就不理想 263

輯七：世事雜感.....265

新世紀第一篇 266

生態意識的覺醒 268

感覺殘廢 270

為妓女立傳 272

流氓的屁股摸不得	274
被歷史活埋過的作家	276
再談歷史的活埋現象	278
《二〇〇〇年文庫》讚	280
鄧國光先生的新思路	282
無所畏懼與流氓主義	284
世紀終結前夕的鳴謝	286
走出無望村	288
漫步高原	290
從悲劇中學習	292
逃離表態文化	294
家鄉醜聞	296
《家鄉醜聞》補正	298
「資產階級」概念的重炒	300
文壇的市場「炒」作	302

書禁與出版改革	304
救救宋永毅	306
給同胞兄弟以安全感	308
宋永毅事案的教訓	310
批判型知識分子的消失	312
文學評論中的「胡來」現象	314
又見莎士比亞	317
格拉斯：充份燃燒的活火	319
仲夏夜之夢	321
仲夏夜第二夢	323
仲夏夜的噩夢	325
怪物五種	327
為甚麼不讓馬悅然到中國？	330
走出平庸	332
後記：滄桑有感	334

輯一：

猴年
(二〇〇四)
新作

亡靈的金唱片

去年十一月十二日，在北京一家美國公司工作的大女婿黃剛（馬思聰的外孫、劍梅的丈夫）打電話告訴我，說他昨天代表馬思聰到人大會堂領取了中國金唱片獎，說這是文化部支持的、由中國音像業協會和一些中央媒體聯合主辦的大獎活動。得獎的活人有馬友友、譚盾、劉德華、宋祖英、劉歡、劉詩昆等，得獎的逝世者則有他的外公馬思聰和雷振邦、小白玉霜。獎項各有命名，馬思聰得的是藝術貢獻獎。死人也獲獎，真是新鮮事。女婿不管死生今昔，只管高興。他的爸爸（黃康健）媽媽（馬碧雪）頭上籠罩着馬思聰罪名的陰影幾十年，現在都已去世，前年他的阿姨馬瑞雪也去世了。他作為馬家的第三代，不必再活在陰影之中，反而可以活在外祖父的光環中，心情當然與父輩大不相同。我跟着女婿女兒高興，新一代不必揹負祖輩沉重的鬼魂，不必無端地被牽進那些本就荒謬的冤情噩夢中，真是幸運。剛才我在與小外孫玩沙拍水時還想到，將來他要是也聽祖老爺的金唱片，更不知往昔的故事，陪伴着歌聲與天真聽者的只有明麗的陽光了。苦難的歷史要是真的就在陽光中永遠終結，這有多好啊。

恰巧，就在得到這一金色消息之前的一個月，我同返美探親的女婿（還有我的妻子菲亞及女兒）

一起到陵園去給他爸爸媽媽掃墓獻花，這才發現，和他們長眠在一起的還有馬思聰的侄子，去世不久的馬宇中。看到碑石上寫着他的名字，我心裏一陣感傷與哀痛，久久難以言語。女婿知道三四年前我還見過他，才五十多歲。他本來也是一個小提琴手，但是，文化大革命中受馬思聰的牽連，在關押時手被鋼絲繩扣住然後吊在樑上打，身體被打傷，手指也被折斷殘廢了。度過被酷刑的日子和發配到崑崙山的勞改歲月，他還是放不下音樂。到美國後，手不行了，就開一個小小的小提琴行，辛苦經營了幾年，最後還是被勞累所擊倒。他只是被馬思聰牽連的一家人中的一個。其他慘烈故事（包括他另兩個弟弟）我真不願意再細說了。在傷感中，我不願意多想過去，只是在想，音樂，動聽的音樂，它既美妙，但又是多麼殘酷！如同其他藝術、文學、科學，也是很殘酷。為了它，多少人的心血被吸乾，多少人為它遭逢肉體的苦刑與精神的苦刑。無論是老舍、傅雷、嚴鳳英還是馬思聰、馬宇中，他們都為藝術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他們都是人類精神事業的殉道者。沒有殉道者，哪有金歌曲金唱片？

無論如何，金唱片獎授予殉道者，這是好事。這說明，主辦人是有靈魂的。歌聲沒有生死之界，亡靈的金旋律是永恆的。當馬思聰在唱片裏低吟着他的《思鄉曲》時，一定知道，故國畢竟有他最多的知音，有靈魂的父老兄弟畢竟是故國的主體和多數。也難怪他在海外流亡時幾度痛哭，思念故土之情揪心地折磨着他。我一直忘不了王慕理伯母（馬思聰夫人）告訴我的那個細節，有一次馬思聰竟請求妻子不要勸阻他，讓他哭個痛快。《思鄉曲》的作者是何等思念他的家鄉與知音啊！現在廣東已建立馬思聰紀念館，亡靈的歌曲又進入億萬同胞的心靈。九泉之下，身心受盡創傷的歌者應當會感到欣